

漆工艺在现代陶艺创作中的表现与应用

武雪坤¹, 商亚敏²

(1.河南科技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2293098920@qq.com; 2.河南科技学院服装学院,365007247@qq.com)

摘要:漆工艺与陶艺作为中国传统工艺瑰宝,承载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在现代艺术跨界融合趋势下,两者的相互融合丰富了艺术创作的呈现方式,而且在相互渗透中开辟了现代陶艺创作的新视角。通过梳理漆工艺与陶艺结合的历史脉络,从实用与审美功能双重维度出发,结合具体案例分析漆工艺介入陶艺创作在材料运用、造型设计、色彩搭配及装饰技法上的审美特征,探讨漆工艺在陶艺创作中的美感表达与应用设计上的多种可能性,以多种形式赋予现代陶艺作品丰富的文化内涵与视觉表现力,为漆工艺与现代陶艺的融合发展提供新路径。

关键词:漆工艺;现代陶艺;功能分析;审美表现

漆与陶是中国最古老的艺术媒材,原始社会时期人们便认识到大漆与陶泥材料的互补性^[1]。陶泥所制成的器物透气性强,不易存储液体,在陶器表面进行髹漆能够很好地起到隔离作用,从而满足人们对器物的实用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漆与陶材料的认知不断加深,材料的使用和工艺技法也随之精进,经过不断地实践与探索,漆工艺与陶艺的结合也逐渐由简单质朴的实用功能向细腻华美的审美转变。以陶瓷作为胎体,漆工艺作为装饰,大漆对陶器表面进行装饰的同时还可以丰富漆工艺品的器型。现在艺术家们将艺术创作载体拓宽到更为多元的领域,各艺术领域之间的广泛交流使漆工艺与陶艺的结合有多种创作角度与表现形式。在创作思路区别于传统漆陶,从传统“实用”的束

缚中走出来,追求创作观念和工艺技法上的融合,对漆工艺与陶艺的结合进行创造性地探索,展现出艺术家们更为自由、个性的创作表达。

1 漆工艺与陶瓷结合的历史渊源

1.1 新石器时代

根据考古研究和史料记载,早在新石器时代,便有了大漆与木胎、陶胎的结合^[2]。由于漆树喜温暖湿润气候,主要生长在南方亚热带地区,因此新石器时代对于大漆使用也多集中在长江下游流域,后逐渐发展到黄河流域^[3]。在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朱漆木碗,在木胎之上髹涂生漆,是迄今为止所知最早的漆器实物^[2]。到新石器时代后期,出现了陶胎漆器类的生活器皿,也称为漆陶器,主要在陶杯、陶壶、陶罐等生活器物表面进行

[收稿日期]2024-10-09

[基金项目]河南科技学院科技攀登计划培育项目“民俗艺术学视野下卫河流域(新乡段)传统手工艺活态传承研究”

髹漆^{[2]7}。如南京博物院藏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时期的黑皮陶漆绘筒子杯(图1),胎体为泥质细砂灰陶,外表通体髹黑漆,黑漆上画褐彩漆。器型简单实用,通体用一或两个漆色在器物上绘制装饰纹样。该时期无论是漆工艺还是陶艺的造型与装饰均处于古朴、原始的阶段,为漆工艺与陶艺的融合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图1 黑皮陶漆绘筒子杯

1.2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的漆工艺逐渐兴起,漆陶器的制作工艺更为考究,由于该时期盛行墓葬之风,因此该时期的漆陶器多以礼器为主,且大多不露陶胎^[3]。到秦汉时期,漆器制作规模日趋增大,漆陶也随着漆艺发展到高峰,该时期大部分器物都在黑漆漆面上用红彩漆绘制装饰纹样,如徐州博物馆藏西汉漆绘带盖陶钫(图2)为仿铜礼器,陶胎通体髹漆,颈部绘以纹饰进行装饰。

陶瓷低温釉彩的出现,使陶瓷工艺得到进一步发展,陶上施釉相较于髹漆制作工序更加便捷,釉料的使用使陶器逐渐取代漆器成为最为普遍的日用器皿。



图2 西汉漆绘带盖陶钫

1.3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的漆陶工艺相较于之前有了飞跃式的发展,且明清时期的饮茶风气盛行,对于茶器的设计也更为精致,因此出现了漆工艺与紫砂茶器的结合^[3]。这一时期的漆陶器以紫砂胎制作的实用器为主,茶器装饰极为丰富,运用多种大漆制作工艺,如雕漆、堆漆、金髹等技法给两者的结合创造了无限可能性,是漆工艺与紫砂工艺的巧妙结合。如故宫博物院藏紫砂胎黑漆描金“吉庆有余”纹执壶(图3),外壁髹黑漆为底,漆上以金彩、红彩绘制图案,寓意吉祥,做工精巧,可见该时期对于漆工艺、陶瓷技法的掌握运用游刃有余,使漆工艺与陶艺的结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直至清末,对工艺的关注与投入极大缩减,漆陶器的整体发展受到了极大削弱,漆陶器逐渐从人们视野中淡出^[3]。

综上所述,漆工艺与陶艺结合的发展历史表现出了非连续性的特点,但漆工艺和陶艺的传承从未中断,在实践中证实了二者相结合所展现出



图3 紫砂胎黑漆描金“吉庆有余”纹执壶

的独特魅力。发展到现代,对于材料的综合运用逐渐得到艺术家们的广泛关注。艺术家们互相探讨漆工艺与陶艺结合的不同见解,并对漆工艺与陶艺的融合进行不断地尝试和探索。漆工艺与陶艺正是在这种契机下再一次融合发展,给漆工艺与陶艺的共同发展带来无限可能。

2 漆工艺介入陶艺创作的功能分析

2.1 实用功能

在陶瓷制作中,陶器的烧成温度一般在700~1200℃之间,瓷器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200~1350℃之间。与陶器相比,瓷器的烧成温度更高,质地更为坚硬。陶器的胎体透气性较强、密度与硬度较低。陶瓷烧成后有着硬度高、耐磨、耐腐蚀、热稳定性好、绝缘性好、不隔热等特性。在使用过程中陶瓷器皿易清洗,但不隔热的特性使得陶瓷器皿在盛有较热实物时会出现烫手的现象,从而降低了陶瓷器皿的使用体验感。而大漆具有耐热、隔热的材料属性,在陶瓷产品表面运用髹漆工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隔热、加固、保护的安全性作用。

除此之外,大漆作为天然的黏合剂能够对破损的陶瓷器进行修补,并且作为修补的用途从古代便已被运用,称为“漆缮”或“金缮”工艺。如

Yee Sookyung 作品《翻译花瓶》系列作品之一(图4),运用金缮工艺将废弃的瓷片进行重新组合,不同碎片之间建立联系,并对完美的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创作出富有意义的雕塑作品,同时也是对惜物、爱物的精神内涵体现,给“不完美”的器物赋予新的生命。



图4 《翻译花瓶》系列作品之一

2.2 审美功能

无论是陶艺还是漆工艺都是以实用、生活所需为出发点而创造的,人们需求的变化使得对于器物的设计也不断发生改变。从最基本的生理层次满足后,开始了对精神文化、艺术审美层次的追求。如新石器时代将大漆应用于陶器制作并绘制图案,不仅达到实用需求,还达到了美观的目的,从单纯的实用逐渐向审美功能转变,体现出人们较高的审美意识。

现代漆与陶的结合更加注重器物工艺美感的体现,如赖作明的作品《彩云》(图5),该漆陶作品宽肩、窄瓶身、细颈,相较于传统器型有很大的区别,形态对比强烈,更具有视觉冲击力。其审美不仅体现在漆与陶的材料与工艺之美,更体现在创作者对色彩、材料的重新解构、融合对于

美的感受与理解。创作者可以根据审美需要来选择不同肌理效果来进行装饰表现,利用大漆与陶土、釉料的融合在视觉、触觉中产生的美感特性,形成全新的创作理念与审美取向,将漆文化与陶文化的精髓融为一体,展现大漆与陶器碰撞中所产生的艺术之美。



图5 《彩云》

3 漆工艺在陶艺创作中的审美表现

3.1 材料美

大漆是一种天然的树脂涂料,具有防腐蚀、防渗漏、防潮、防霉、耐酸等特性,且漆膜硬度强、耐磨、光泽耐久、不易老化,根据材料特性在陶器上进行髹饰可以起到防水、加固、美化等作用。

陶瓷经烧制后具有坚硬、防水、稳定性强的特点,不同泥料、釉料的使用也会呈现出效果差异。如李幸龙的作品《田野》(图6),吸取大漆和陶瓷材质长处,釉的光洁流动与大漆形成对比,层次分明,使漆与陶的肌理美感在差异对比中和谐统一。

从大漆与陶瓷釉料来看,大漆各种漆色与陶瓷的釉色所呈现的效果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大



图6 《田野》

漆的特性又使得它与釉色有所不同^[4]。陶艺以施各种釉料来进行装饰,釉色能够在胎面上自由流动,或均匀喷于胎面。而漆艺依靠髹涂、描绘和打磨等多重工序形成图案,与釉料在质感、肌理效果上有着很大的区别,两者虽运用的工艺、材料均有不同,但最终效果的呈现都同样具有不确定性。漆工艺装饰中所用到的材料丰富多样,如蛋壳、金银薄片、螺钿等材料作为装饰来提亮画面、丰富肌理,增强作品的层次感和美感。可以说漆工艺与陶艺的结合是出于对材料的深刻理解,将两者自身的优势放大,拓展了多种材料的应用领域。

3.2 造型美

好的作品需要以良好的造型为基础,而作品的造型是创作者通过观察、思考、转化创造的直观反映。传统陶瓷器皿的造型大多都从实用出发,讲究对称、较为严肃,多为如罐、碗、豆、杯等这类规整日用器型,与现代陶艺相比,古代陶瓷器皿形态对比变化微妙^[5],更多表现的是某个时代的精神与风貌,而非关注创作者的个人情感与创作风格的表达。

现代艺术作品强调器物的造型设计、材料运

用,使得漆与陶的结合也变得层次化多样。现代陶艺区别于传统陶瓷,不拘泥于传统陶胎造型,无论是具象、抽象、夸张等都充分主张个性与创意的发挥。如彼得·沃克斯的陶艺作品《“堆垛”》系列作品之一(图7),将抽象、富有动感的创作方式带入陶艺创作中,其作品造型大胆夸张,通过不规则的形状进行组合和堆叠,展现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与空间感,反映出了对于自由创作和个性表达的追求。



图7 《“堆垛”》系列作品之一

漆工艺与陶艺结合的造型设计应充分运用陶泥的可塑性、稳固性特点,陶艺的成型方式多样,如拉坯成型、泥片成型、翻模成型、泥条盘筑等,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各种不规则且复杂的造型。这为漆工艺的效果呈现提供了极具灵活性的载体,拓展漆工艺在造型上的表现空间,展现作品的造型之美。

3.3 色彩美

传统漆工艺在用色上以红、黑两色最具代表性,除此之外还有深蓝、墨绿、深紫、深棕等深色系

的颜色。大漆由于材料特性氧化后颜色会逐渐变得暗淡深沉,因此中国传统漆器中多见深色漆器,在色彩中深色更具覆盖力,大漆的层层叠加也使得漆面的层次、色泽分明^[6]。深色系的大漆多结合亮、浅色作为装饰点缀,如金银箔、描金等对金、银、铜色的运用,蛋壳的自然浅白色,以及螺钿带来的绚丽奇幻等,在色彩上产生深与浅的强烈对比。漆工艺发展至今,融合了绘画与雕刻的工艺技法和色彩理论,漆艺的色彩变化更为多样,以及工艺技法呈现出的多种肌理,使大漆的色彩之美有了很大程度上的体现。如李幸龙的作品《浮云》(图8),在陶胎上进行髹漆,下半部分运用深漆色进行描绘,上半部分对浮云图案进行雕刻,运用浅白色浮云,色彩上深浅对比强烈、色调协调呼应,整体给人下重上轻之势,似有浮云腾空之感,富有现代感的同时又具有民族特色。



图8 《浮云》

陶土常见的色彩有白、灰、红、黄、黑等色,不同配比的陶土在烧成颜色上也会有很大区别。随着陶瓷业的发展与科技进步,对于陶瓷釉料的种类选择也更为多样,如颜色釉、乳清釉、结晶釉、无光釉、开片釉等,釉色更是丰富繁多,不断地推陈出新,现代陶艺在色彩上注重个性、自我

认知的表达,也使得现代陶艺注重物质媒介色彩与个性色彩二者的相辅相成^[7]。大漆绚丽的漆色与陶土的质朴或夺目的釉色结合,在色彩上可以更具视觉“冲突感”。通过漆工艺与陶艺的色彩、质地和肌理结合来传递创作者的情感,展现漆与陶在色彩搭配与工艺技法上带给人的艺术美感。

3.4 装饰美

漆工艺与陶艺在发展积淀过程中相互影响,陶瓷中的基本技法如镂、雕、刻、画等,漆工艺中的基本技法罩、嵌、贴、印等,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相互吸收、借鉴,部分的基本技法在漆工艺与陶艺中都可以适用^[8]。漆工艺的装饰性更多体现在漆色的丰富变化、装饰材料的种类繁多与装饰技法的多样,如描金彩绘、蛋壳镶嵌、戗金、犀皮等工艺,不同的装饰技法使漆工艺的装饰效果也各具特色。陶艺的装饰效果主要通过丰富的陶瓷装饰技法,如剔釉、绞釉绞胎、刻坯等,种类丰富的釉料,结合绘画技法,对釉料的深浅变化进行把握形成独特的装饰图案或肌理。如李幸龙的作品《春雨》(图9),将漆工艺与陶瓷结合,将髹漆与绘画、雕刻技法综合运用,所描绘勾勒



图9 《春雨》

出的花、叶精巧生动、层次分明。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于装饰技法、材料和思维的延续与突破。

3.5 意境美

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注重对于意境美的追求,意境作为中华民族核心的审美范式,其作为一种精神旨趣和审美追求,尽管会跟随时代语境的变化而发展演变,但其贯穿的文化和思想却一脉相承,创作者们需要做的便是与时俱进^[9]。漆与陶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渊源,在不断地探索与发展,也是漆与陶的工艺技法、表现形式的不断融合。意境追求的是情与景的交融和不刻意营造的自然美感,不同于西方的写实,更注重艺术作品所蕴含的内在精神,漆工艺融入现代陶艺所产生的意境美主要是通过作品的色彩、造型、肌理所产生的视觉美感,能够让人联想起美好的、宁静的或是沉重的场景或事物,沉浸于想象空间。如冯晓娜的漆艺作品《夏日絮语》(图10),以石、蜻蜓、青蛙的具体形态特征进行创造,生动有趣地展现了生机盎然的夏日池塘一角,展现出了远离世间喧嚣、自然和谐共生的意境之美。



图10 《夏日絮语》

漆工艺与陶艺丰富的材料、肌理、色彩与装饰技法拓展了创作者的表现方式与探索空间,为传达作品的意境之美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将思想情感与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体会融入艺术创

作中,以丰富多样的材料与工艺在形式上表达意境美,让人们感受到大漆材料带来的温润华丽的质感和优雅深沉的审美趣味,以及陶艺所带来的简约、纯粹与宁静,让人们在欣赏艺术作品带来的视觉美感的同时,能够感受内心的宁静与和谐。

4 漆工艺在现代陶艺创作中的设计应用

4.1 创作构思

工艺性是漆工艺与陶艺的显著特质,然而发展到现代,更为重要的是创作者的作品构思与文化内涵的体现。工艺性成为辅助创作者创作理念表达的一种手段,将大漆、陶土等材料作为媒介去进行观念和情感的表达,追求器物与精神的高度结合。

在作品构思上,需要创作者通过生活经验和对大自然、人类社会的观察,转化为自己的观念。这个观念包含着创作者本身的思想与想要传递的观点,不断对作品的创作构思、内容表达、实物转化进行思考和预设,通过漆工艺技法与陶瓷技法综合运用,进行内容与情感的诠释。当然也不局限于大漆、陶瓷这两类材料,根据不同创造需求,多元、灵活地去进行材料的选择,表达内心情感和对社会的思考,不断追求对于艺术的探索。如田上真也的作品《壳 23-孵化》(图 11),以壳为主题,似蛋壳、贝壳或果实种子外壳,犹如一个天然的保护屏障、孕育万物的温床,与生命的循环息息相关。在作品中常见的钴蓝釉面则象征着一片海洋,是地球万物生命的起源,以独特的方式表达对世界的理解和热爱。

4.2 表现形式

漆工艺与陶艺的结合作为综艺性的艺术创作,其表现形式是多元的,创作者们运用材料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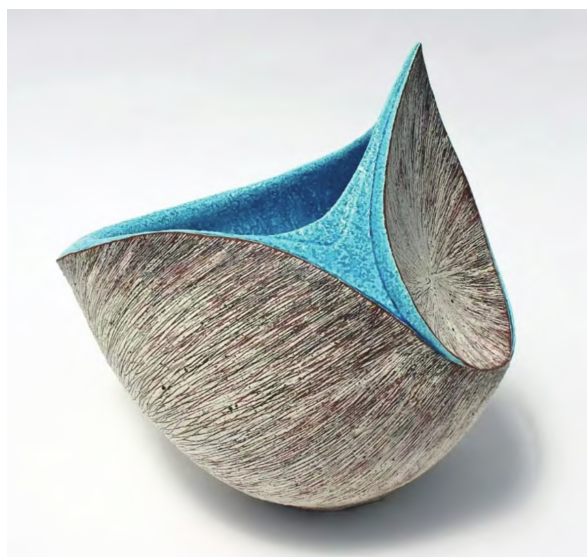


图 11 《壳 23-孵化》

工艺来表达创作内涵,在漆工艺融入现代陶艺创作中,主要从其造型、色彩、装饰、肌理等方面着手。现代陶艺在继承传统陶瓷制作工艺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其丰富、多元的造型语言,为作品造型的塑造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色彩上既包含了漆的绚丽多彩,又能够体现陶的朴实自然;在装饰上,大漆独特的材料特性和丰富多样的髹饰技法,不但可以单独运用,还能与众多陶瓷技法综合运用,给予陶胎不一样的装饰美与艺术性。如洪乙栋的作品《时间的影子》(图 12),



图 12 《时间的影子》

以漆工艺中的金缮技艺为灵感,在因烧制毁坏的柴烧陶瓷雕塑上以漆画的形式进行了龙纹的描绘,使整件作品表达了艺术家所期望的“不完美中的完美”。在肌理上,不拘束于器物原本意义上的完美,通过器物的卷曲、开裂等追求自然、与众不同的肌理效果。

4.3 情感表达

在艺术创作中,情感的表达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具有较强的主观意识和情绪。艺术家们根据生活经验以及所受文化的影响,将艺术作品与情感相联系。漆工艺与现代陶艺的结合更需要注重精神领域的开拓与表达,漆工艺在现代陶艺创作中的情感表达要具有趣味性和意境营造。具有趣味性的艺术作品能够使观赏者在观看作品时产生一定的情绪变化,创作者可以借助作品的造型变化、体积大小、色彩对比、装饰肌理等进行设计,来实现情感表现和趣味性的互动,作品所要传递的情感与意境美感相结合,也能够体现出强有力的艺术感染力。

漆工艺与陶艺这两门古老的艺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两者的交融不仅是对技艺的传承创新,更展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底蕴,是对传统美学的深刻诠释。除此之外,漆工艺在现代陶艺创作中的情感表达要具有文化内涵。传统工艺的传承需要守正创新,有新的立意点,这样产生的艺术作品才会更好地呈现出不一样的艺术特色。艺术作品不仅要体现艺术家个人情感,更为重要的是民族精神与文化内涵。

5 结束语

在探讨漆工艺与陶艺融合创新的过程中,两者的结合不仅是技艺层面的简单相加,更是对中华悠久文化传统的致敬。立足于继承中国传统工艺,让漆的细腻与陶的质朴在时间长河中历久弥新,绽放出独特的文化魅力。同时,广泛吸纳现代审美与艺术观念的精华,为漆工艺与陶艺的结合注入新的活力与创意,为漆与陶的共生探索出更加广阔的空间。

参考文献

- [1]程凌云,时宇.漆陶创作理论与实践[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20.
- [2]乔十光.漆艺[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
- [3]张晶.论我国漆陶工艺的沿革[J].中国陶瓷工业,2021,28(5):28-34.
- [4]翟振辉.造物·造物:大漆与我的陶艺创作[D].杭州:中国美术学院,2015:6-11.
- [5]陈建捷.陶艺五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188-190.
- [6]雷诗莹.现代漆陶工艺浅析[J].中国陶瓷工业,2019,26(3):56-62.
- [7]范星宇.现代陶艺色彩表达研究[D].景德镇:景德镇陶瓷大学,2022:6-11.
- [8]张国栋.实验性漆陶艺术的应用研究[D].重庆:四川美术学院,2017:4-11.
- [9]何芹,李新青.当代语境下漆陶艺术的审美探究[J].文艺评论,2022(5):116-123.

(责任编辑:王军辉)